



□ 王海波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再读《平凡的世界》，感受平凡、温暖、拼搏、有爱的人生

第一次读《平凡的世界》还是在上高中的时候，那时便被田晓霞和少平纯洁的爱情、秀莲和少安坚贞的爱情以及兰花和王满银、金波和藏族姑娘忠诚且凄美的爱情故事感动得不知偷偷掉了多少眼泪。那眼泪是为了晓霞、秀莲的悲惨结局，还是为了金波、兰花对爱情的坚守？也许都有吧。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十八岁的我初读《平凡的世界》，读出的是爱情。

2023年，因为身体缘故，我暂时告别了工作了27的岗位，休养在家。因“祸”得福，有了大把的闲暇时间来读书。我再次捧起《平凡的世界》，相对于第一次“囫圇吞枣”般的阅读，这次读书的节奏明显慢了下来。吃过早饭，在香炉里点燃一盘栀子花味的香，泡一杯茉莉花茶，沐浴着暖暖的阳光，整个人便跟随路遥先生进入了陕北那片贫瘠却充满了温情、激情的土地。

《平凡的世界》第一条主线是时间。开头一段话“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他以中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为背景，通过复

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除了时间这条主线外，还有几条隐形的主线贯穿始终。

爱情这条主线是第一次读《平凡的世界》便能很容易发现的。说起爱情，在《平凡的世界》中，我最心疼的一个女人不是晓霞，不是兰花，而是少安的婆姨贺秀莲。她是那么的善良、温柔、伶俐、体贴，路遥为什么要把她写死呢？她没有田润叶的学识，也没有田晓霞的地位，但她以黄土高原女性所特有的柔情与体魄，成为少安这个背负太多重担的农民身心疲惫时停泊的港湾。她不嫌贫爱富，不嫌弃少安这个烂包的家庭，结婚的时候没有要一分钱彩礼，甚至向自己的父亲姐夫借钱来贴补家用。她吃苦耐劳，结了婚和少安在牲口住的窑洞一住就是多年。她温柔善良，每天晚上把被窝捂热了再让少安上炕，洗脚水早早地给少安准备好。她善待每一位家人，包括眼睛看不见半瘫痪的奶奶、老实巴交的公婆、年少的少平和兰香。她大胆泼辣有主见，她知道少安是家里的顶梁柱，宁愿自己被少安骂，也要把锅里最稠的粥饭盛给自家男

人吃。秀莲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孙少安，还有少安这个烂包的家庭。

说到亲情这条线，还是不得不提孙玉厚这个家庭。孙玉厚为了给弟弟玉亭张罗媳妇，给自己的挚友写信求对方给弟弟介绍对象。自己一家子借住到金波家，把自己家的祖宅留给弟弟。借来了钱和粮食，留下了一河滩的烂账。多年里孙玉厚和儿子孙少安背着一身的账，父子俩还清了账，搬出了金波家，打下了一口窑洞，却再也无力为儿子单独打一口窑洞，娶妻生子。兰花嫁给了懒汉二流子王满银，生活过得烂包得很，玉厚和少安没少接济她们家。还有懂事的少平，知道自己家庭的情况，每天打饭都是等同学们都散尽了，才打一份“丙”菜，躲到角落里一个人偷偷地吃。还有润叶，和向前结婚后的多年，这个婚姻一直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但李向前因车祸失去双腿以后，润叶却主动来到向前身边照顾他，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重拾生活的信心，这就是亲情的力量。

整个《平凡的世界》就是一部命运抗争史。说起抗争，首先想到了一次大的事件，也就是双水村抢水事件。长期以来，双水村的两条河流把庄稼“惯坏了”，因此当大旱来临的时候，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时候的双水村空前

团结，他们要向老天抗争，要向上游村不公平的做法抗争。双水村的一号人物田福堂显示出了他的组织力和号召力，一场声势浩大的抢水事件发生了，虽然最终是以一场闹剧收场，但这是劳动人民不向大自然屈服而勇敢作出的抗争。

有一个词叫：适者生存。“转变”在《平凡的世界》这部书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包产到户、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到黄土高原的时候，很多公社、大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保险起见”大都谨小慎微，处于观望状态。这时候作为小队长的孙少安，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自己的小队里“偷摸”地分了土地。当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大白馍吃个够的生活，玉厚老汉先是想都不敢想的，少安这个年轻后生却让它变成了现实。原先被视作“投机倒把”的私营经济，在政策放开后，孙少安也是紧紧地抓住了先期红利，第一个从银行贷款在村里办起了窑厂。他们的生活，也像这炉中火一样，红红火火地燃遍了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再读《平凡的世界》，我读出的是人生、是抗争、是奋斗。当我读完书的最后一页的时候，已是初冬时节，小区的树叶还是绿绿的，看来这里的冬天来得要晚一些了。

赵统斌诗词

(五首)

(一)

临江仙·杜受田故居

瓦尾滴冰长欲坠，
石狮懒看沧桑。
悠悠广厦几沧桑。
梧桐听凤语，
雪竹醉寒香。
宦海沉浮国事重，
勤廉守正忠良。
为师养气自融祥。
一门怀日月，
万卷慧心藏。

(二)

七律·黄河楼

高楼壮阔吐云烟，
飞鸟轻歌相与还。
九九归一常纵目，
三三见九喜凭栏。
长河浪起惊天地，
平野风来动地天。
豪兴忽发邀月饮，
凌虚把酒不言仙。

(三)

五律·兴福印象

隆冬来小镇，
雪迹履新痕。
土法初兴业，
高精须树魂。
板材全季盛，
厨具九州闻。
共富超天大，
为功俱在人。

(四)

浣溪沙·吕剧博物馆

吕韵悠悠上百年，
寻根鲁北乃渊源。
名人班社道难全。
坐唱琴书接地气，
化妆演剧舞天鸾。
倾心经典自流传。

(五)

望江南·麻大湖

冬月里，
雪静沐寒阳。
冰上摇摇行野雉，
岸边亭亭立苇黄。
漫忆四时长。
春日孕，
杂卉竞天光。
灵凤飞来栖夏蒲，
东坡渡去月秋朗。
寄意在荷塘。



雨滴落进梦里

□ 马如滨

那时候，一场秋天的雨
像走过季节的格栅
淅淅沥沥滴落进梦里

北雁南迁，拂过忧伤的眸子
飞过空旷的天空
衔着巨大虚无
像一张无形的大网
在风声里打捞着一抹秋色

小桥弯弯，承载四季跫音
河水湛蓝，怀揣美好诗意
风车旋转，记不住秋冬
而我，此刻心无旁骛
写下岁月静好

白蜡树上
渐次被掏空的鸟巢
如同一只大手伸向天空
像在索取，更像奉献着什么

□ 左丽宁

用心走过2023

2023走远了，心中亦是感慨万千，只愿手中的笔能将这份记忆留存，细数走过的每一步。

坦然

世上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会以人的意愿而改变，当某件事情的变化超出了自己的想象与认知的范围，那么坦然面对并且尽自己所能去接受这份变化所带来的不适应，或许才是自己应该选择的。毕竟，在所谓的改变面前，我们能决定的只有自己面对这份改变的态度。可以说，2023年自己经历了一份对自己的考验，从工作了二十一年的岗位上辞职，走向未知的求职，这是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从未曾想过的“课题”，这份勇气确实积攒了好久，甚至于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怀疑是我因某份打击而失去理智，纷纷劝我“三思而行”。

不否认，在选择“断舍离”的几个月中，我也曾为此而焦虑，在“走”与“留”之间徘徊，也曾设想过多后果，毕竟在健全人都面临就业困难的时期，作为一名残疾人，我的辞职似乎只能意味着渺茫与无助。但有时，人或许只有把自己逼到无路可退，才能破釜沉舟去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潜能，唯有如此，也才能无悔人生的每一次选择。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在

困境中不断磨练自我的过程，经历本身并没有特殊的意义，让它变得有意义的是那份始终不变的坚强。

过去的一年，为自己点个赞，为那份直面现实的勇气，为那份接受挑战的坦然。当行至某个不得不转弯的路口，当面对某份无法言说的落寞，与其徘徊，不如接受事与愿违，与过往挥手告别。任何事情无愧于心就好，不必去纠结对错与否，相信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曾经的付出，曾经的爱好，在某个路口会给予自己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与力量。

珍惜

上个月，九十岁高龄的姥姥走了，当“永远离开”如此真实地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时，我懂得了来日并不方长。关于姥姥的记忆，脑海中更多的是小时候，八十年代的农村很穷，由于姥爷姥姥是淄博新华制药厂的工人，经济条件稍好一些，因此小时候的玩具、衣服等都是姥姥买给我的，而且每次去姥姥家，她都会给我一些买学习用品的零花钱，我整个学生时期的学习用品与课外书籍都是用姥姥给的零花钱买的，可能在一个人的心里，儿时的记忆更加清晰一些吧。今天，当家里的很多物品都有姥姥的印记，想到那些年在姥姥家的往事，眼泪瞬间就

流了下来。

小时候经常跟妈妈去姥姥家，工作成家后，平时太忙，只有逢年过节才带孩子回去一趟，最近的一次还是在姥姥去世前一周，当时妈妈打电话说姥姥状态不太好，让我们抽时间回去看看。第二天，当姥姥看到我们时，精神状态明显好了许多，午饭也比平时吃得更多了一些，从她的眼中我能读到一份久违的亲情与牵挂。下午准备返程时，我对姥姥说过几天再来看她，可是在我们回家的第二天，姥姥便住进了医院，住院第三天的晚上，她老人家走完了九十年的人生旅程。

九十岁高龄，没有遭受病痛折磨，在安静中走完一生，虽然明白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但自己似乎一时半会儿走不出这份悲伤。真的应该好好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每一段时光，因为那份幸福是金钱所买不到的记忆。待多少年后走至生命尽头，那份暖暖的感动会一直萦绕在心房，直到永远。

星光

三个月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几位残疾朋友，残疾人创业基地的杨哥，幽默开朗的大超……同样是残障人士，他们脸上的笑容那么灿烂，深深地打动了我。人生，活的就是个态度，人生态度

决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当真正接近他们，挖掘他们背后的故事，终于发现，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无论是谁，真的应该更勇敢一些，不要总是回头看，当穿过生活的喜怒哀乐去拥抱新的一天，你会发现，若心底晴朗，处处都是晴天；若心底始终下雨，外面晴天又有何用？不否认，作为特殊个体，曾遇到过异样目光，曾遭遇过不平等对待，但现在，当真正坦然地去面对，用微笑去应对任何困境，无论身处何种泥泞，相信照亮心底的那束光总会从罅隙中洒进来，点燃新的希望。即使这束光很微弱，也能照亮自己的内心，照亮自己脚下的这一段路。

承认真实的生活是琐碎的，但当我们换一种心情去看待，美好亦是无处不在。下班回家吃到妈妈做的美味饭菜，饭后听老爸爸来一曲二胡独奏，亦或如此刻收到老同学从拉萨寄来的温情贺卡……这些都是幸福的所在，都是触手可及的美好。

一路走来，始终相信爱与善良的存在，我也在这份相信中遇到了更多的爱与善良。爱，就如天上那一颗颗星星，守护着地上每一个心存善念的人，在这份守护下，我努力让自己成为一束温暖的光，用文字与微笑去照亮需要爱的心灵。

□ 李哲

难忘大平原 追忆“徐大哥”

对于他，我叫“老师”总觉得生硬，还是称呼“大哥”吧。

今日大雾，中午还没散去，心情更加低落。自那天忽闻“徐大哥”去世的消息，心头就堵上了一块大石头，实在突然，难以接受，一幕幕往事浮现脑海，久久挥之不去。

我因一篇文章有幸与徐大哥相识，而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的《我以为那是永远》一文的评论。他是一位作家，兼任滨州网“大平原”文学栏目的特约编辑，2023年初，我知道“大平原”这块文学宝地后，每月都坚持投稿，得以相识徐大哥。他曾长篇幅地评论过我三篇文章，当时我无比惊讶，慢慢相处下来，我打心底就认定了他真是一位好大哥，不仅悉心编辑我的文章，提出宝贵意见，还经常地解答我关于写作的诸多困惑。有几次竟在微信上畅谈数小时，而这些，如今都化为了难得的回忆。

我又翻找出他给我的作品写的三次评论，再读，谁知已是绝弦之音。第一篇是对《站在父母的肩头》的评论。“欢迎李哲老师来稿，读完文字，我也拓展了一下想象，似乎看到一位英姿勃发、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才俊。看到作者简介里的高学历和文学艺术专业，初始感觉回几句简语得字斟句酌才行，后

一想好在早有声明，编辑是一份责任和工作，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读完文字，惊叹于李哲老师文化知识的深厚，以及扎实的文学理论基础。文章引经据典，对名家佳作也都读得透彻，一篇文字洋洋洒洒，书写、阅读起来酣畅淋漓，直抵人心。个人理解如果作为杂文类说，应该是篇上乘之作；如果单就散文来说，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感觉文章太硬，缺乏一种圆润。文中亮点，父母高尚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督促自己拼搏奋进。但遗憾的是没有凭借更多自身经历详细展开，以这类真实情感延伸书写，更能拉近与读者的心灵共鸣。让我们共同努力，书写出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

初读这番文字后，我怎能看不出其中包含的那份期许？接下来，我需要做的是拿出更好的文字。不出三日，我又投去一篇，正是那一篇《我以为那是永远》，徐大哥这样回复：“很欣喜，第二篇风格上有了变化，我作为老大哥，不能不摇头晃脑地夸你几句。我读过铁凝的《永远有多远》，把人物性格刻画得入骨三分，把人性的善良、世俗百态都写得非常透彻。作者在这篇文章里，似乎也是在疑问中成长着，文章中思想性是重中之重，但思想性又不是口头语言，

是心，是心智的成熟，是心，是心灵的思考。等真的有了答案，你就能驾驭生活，驾驭自己，能快乐地写作。”

这份夸赞，我实不敢当。我是第一次听说铁凝主席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还好没让徐大哥失望，那就趁热打铁，再写再投，于是就有了第三篇《我的父亲》。徐大哥评论道：“我丝毫不掩饰对李哲的喜悦，这是一个对文学很有感觉的人。这两天我们微信交流过，夜里为了方便，由打字转换成语音。昨天在群里发现他又发了这篇文字后，我没读，心里感觉这小子这么急着写，不知道沉淀一下吗？但读完作品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篇文字，不是说写得完美无瑕，而是因为几天来读着他的文字，感受着他在创作上的变化，这种成长速度简直是飞快。李哲这篇文字就属于先感动自己、又感动了我这个读者的文章。父亲这个称呼，是沉甸甸的、厚重的。常说父爱如山，父亲在儿子眼里是伟岸高大的，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庇护着一家人的平安与温暖，像一双翅膀为家人遮风挡雨，是用自己的坚韧与辛劳换取全家人的幸福，父爱无言无私、博大宽广，他是儿女眼中的英雄。”

飞快的成长是因为我想汲取更多关于创作的宝贵建议，我深知徐大哥是出

现在我生命中的贵人，我只能用行动去证明该如何珍惜这份情谊，那就拿起笔不断地写，写尽春暖花开，写到海枯石烂，直到写出一篇令徐大哥更加满意、无可挑剔的文章。后来文章终于见报了，我第一时间与徐大哥分享了喜悦，那时距离他对我的首次指导隔了整一个月，而他仅回复了“祝贺”二字。那时我并不知道徐大哥的身体处于何种状态，更没想到这句“祝贺”竟然成了我俩最后的道别。

两个月前，在我结婚喜宴上，我们当地几位文友围坐一桌，不知怎么，我无意识地提到了徐大哥，并由衷地说：“我的文章曾得到过徐大哥的很多指点。”

徐大哥从不吝嗇赞美之词，时常大加夸赞，让我更加自信、满怀希望地去创作新篇，而如今他再也读不到我的文章，而我再也得不到他的指点了，这该是我此生多么大的遗憾！想着想着，我转头看向窗外，大雾仍旧没有散去，估计今天也散不开了。我又拿起手机，再一次听听一段段我俩的语音对话，它们纷纷化作一把把利刃，划破心口。

“徐大哥，等机会凑巧去阳信，咱俩一定约场酒。”他爽朗回道：“没问题，欢迎李哲小兄弟来做客。”谁知这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约定。